

空白

李泽文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空 白

李泽文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白/李泽文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7

ISBN—7—80092—946—9

I. 空... II. 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 IV. K820.7

中国版本较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77932 号

空 白
李泽文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邮政编码:100009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mm 1/32 7 印张 171 千字

定价:12.00 元

空白处种植的是叹号

——序小说集《空白》

张 劲

我与侗族青年作家李泽文只见过一面，那是在黔南某地举行的一次全省性的民族文学研讨会上。难得的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抚摸着那次会议，也烤熟了会上所谈的各种话题。不知我的哪些发言点燃了李泽文心中的火苗，临散会时，他提出了请我为其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写序的要求。见我面有难色，他又郑重地补充道：“我是鼓了好大勇气才提出来的……”作为一个只比他痴长了若干岁，而并不比他更了解小说创作的文学工作者来说，我受了感动，感动他那不事张扬的、低调的口吻，恰投合我的脾性，因而我答应了，答应了这件并非力能胜任的差事。

这以后，我便读到了他寄来的《空白》的样稿，也才知道李泽文生长在贵州西南部的山区小县晴隆，知道他毕业于州农业学校，先后在县农业部门、共青团县委、县文体广电局工作过，也曾任过副乡长、副局长，他所经历的一切大都与农村、农业、农民有直接关系。这部小说集正是他爱农、敬农、悯农，悲农、写农的结晶。

平心而论，这是一部有读头的小说文本。字里行间，我能时时感到扑面而来的混合着泥土味、庄稼味、农民血汗味的浓烈气息，有甜蜜与温馨，更有苦涩和悲凉。虽然才是公开出版的第一本文

集,却不难看出李泽文的某些追求。作者不是“应时”而作,他没有去讨好时尚,追赶浪潮,一窝蜂地渲染和堆积“官们”、“款们”、“腕们”、“哥们”、“姐们”或肉欲淫邪,或粗鄙恶俗的票头、枕头加拳头之类的时髦故事;也不是“应人”而作,没有去故意迎合某些评论家的兴趣,玩弄些先锋游戏,制造些荒诞玄虚,兜售些“另类”情绪,引起摇唇鼓舌之士的赞赏或抨击,从而借此混出个名声;更不是“应景”而作,夸大农村改革开放的成绩,浮面地歌颂庄稼院里的新人新事,浅表地宣传党的富民政策。他所致力的是“应心”而作,即根据自己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努力写出真情实感。这无疑是个好的选择和开端。

由此,作者直面农村中的真实图景,不回避现实生活矛盾,尤其是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坎坷命运。这种关注,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也非站在圈子外的观赏与把玩,而是置身民众之中,出于平民意识和人道精神的深切关怀。所以作品也就给人以质朴、亲切之感。中篇小说《阿芬》写的是一个普通农村女人与三个农村男人的故事,但绝非多角恋爱。善良的阿芬与蜕变了大明的离婚,艰难、沉重而又无助。因为大明曾是抗洪致残的英雄,与一个县政府树立的英雄离婚,这就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不但受到民间的非议,而且受到官方的百般阻拦,甚至遭到公安局的囚禁。阿芬的人格、自尊与合法权益都被“英雄”的硬壁所击碎、所压倒了。小说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主人公陷于两难处境,作者已将批判的锋芒触及到了农民除经济生态之外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触及到了传统文化心理中的负面因素和根深蒂固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了(尽管还只是轻触浅刺,批判还不那么有力)。《结局》中的那位被称作“老干部”的乡党委书记,为了政治前程,为了不致留下一个“陈士美”的骂名,三十年来只能与一个自幼半身瘫痪、长期卧床不起的前任村支书的女儿“合法”地厮守着,而与有着同样不幸遭遇

的乡妇联主任,却只能不合法地暗恋着,结局自然都是不美妙的。小说同样把人物置于两难处境,笔触也同样伸及到了现实与人性的矛盾以及潜在的文化观念的冲突。《那山·那土·那人》中的山,是因乱采滥开矿石而变得千疮百孔、满目狼藉的山;那土,是贫瘠、荒芜,换不来现金,致不了富的薄土;那人,是一群穷得发疯,只知拼命挖矿卖钱,在盲目无序的市场经济利益驱动下,人性走向异化的男男女女。他们的恩怨纠葛,是非曲直,是很难简单地地下断语的。于是作者干脆将是非曲直“悬置”起来,留出空白,让读者自去作出评判。

《酒鬼田喜》是个颇能抓人的短篇。它显示了作者编织故事的能力和刻画人物的能力。主人公田喜从爱酒到戒酒再到时时醉酒,从杀猪到杀人再到自杀,与他内心深处的爱恨情仇直接关联着。作者很注意用细节写人,像如下文字:

酒鬼杀猪的样子很美,人们都说看酒鬼杀猪是一种享受。他在杀猪前总要喝一碗酒、他总是把他那显得有点油腻的袖子绾得高高的,在村人的协助下,用他那把独特的杀猪刀的刀背,在猪的前蹄上,狠狠地敲几下,以防止猪用前蹄抱刀,然后,飞快地从猪的胸肋里穿过去,一刀点到心脏,猪连哼都来不及哼上一声,就慢慢地停止了呼吸。抽刀时,速度特别的慢,他的刀完全抽出来时,一滴血都不会流到接血的盆子外面,整个过程是那样的完美无缺。

.....

这样的细节描写是生动的,鲜活的。酒鬼田喜正是以这样“一刀点到心脏”的“完美”手段结束了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

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作者的视野不仅及于农村,也及于人事改革中的小城市里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空白》中的梅女士被机关分流精简后,本在某合资公司找到了一个职位,然而后来她又辞掉了这个职位,目的似乎是为了丈夫,但丈夫早就另有情人

了, 她所换来的只是一片心灵空白。《一夜秋雨》也写机关工作, 但它不重故事重氛围。那湿漉漉, 粘乎乎, “涌动着一般怪味”的绵绵秋雨, 与人浮于事、无所用心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琐屑、平庸、迷惘, 正好构成富有寓意的对应关系。

是现实生活的矛盾, 化成了作品中的艺术冲突。这些矛盾冲突落实到个人头上是痛苦的, 但落实到文学创作上却是最能出彩的地方。李泽文知道其中个奥妙, 因此, 他努力地想把活儿干得漂亮些。书名题为《空白》, 不单是因为文集中有一个名叫《空白》的中篇, 更因为作者已年届不惑, 且经历不那么顺畅, 有着一份感念岁月蹉跎、世界多艰的怅然。此外, 或许还有一份叙事策略的考虑。有一种理论就认为, 文学要告诉人们的, 正是那些人们想不透、理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留出空白, 恰能激发读者的想象, 促使读者与作者一道去寻访风景, 去填充体验……。

虽然李泽文的小说还有诸多亟待提高的地方, 比如还未能较深挖掘各种矛盾冲突的精神内涵, 虽然展示了底层民众的一些生存境况, 却未能更多思索其间蕴藏的价值意义(这一点, 是文学通向较高境界所不可缺失的。有为之艺术“留白”, 与功力不逮所造成的欠缺是两码事), 文集中所收录的作品, 也并非都在相应的水平线上, 等等, 但作者毕竟为读者展示了一方水草丰茂的处女地。处女地上生长着故事, 闪烁着人性之光, 其“空白”处种植着叹号。我深信, 读者定会在这里收获到感动与启示。

2004 年 2 月于贵阳

(张劲: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序.....	1
阿芬.....	1
酒鬼四喜	50
空白	66
那山·那土·那人.....	114
清明之花.....	147
逃兵.....	163
一夜秋雨.....	176
结局.....	195
后记.....	221

阿芬

白马河从一座座大山中硬生生切割下来，形成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大峡谷，两岸是一些悬崖峭壁，有一点泥土的地方就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悬崖峭壁上如八哥、画眉这些鸟类居住的地方，一天不停地唱着好听的歌。沿着河的两岸，稍有一点平坦的地方，就住着不少人家，这些人家的子子孙孙就生活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时，也下到河里，打上一两条鱼来，改善平时的生活，不知从什么时间起，白马河再没有以前的清了，据说是上游办起了洗煤厂，白马河的水被污染了，黑黑的，天气炎热时，还能闻到一股说不出味来的恶臭。

白马河流过这个不到百来十户人家的小村时，转了一个大弯后，再往下走就没有那些悬崖峭壁了，这个小村就叫小河村，小河村往下就有上坝村和下坝村，往上十来里就是乡政府所在地，从县城来的公路就到乡政府所在地，再往下走，就只有靠步行了。小河村虽距县城有一定距离，但小河村出美女，是远近出了名的，那些在县城里工作的人，条件稍为差一点的，都喜欢到小河村找一个农村姑娘做老婆。小河村出来的姑娘温柔、善良。而小河村的农村妹子，都能嫁给一个在城里工作的男人作为人生中的一大理想，所以，小河村的半边户就比较多，也是出了名的。当地人把这些男人在城里工作，女人在家里种地的这类人家就称为“半边户”。时间长了小河村的名字就被人们遗忘了，都喜欢把小河村叫做半边户村，阿芬就住在这个小山村里。

阿芬家就是地道的半边户。

阿芬的父亲远在山西的一家煤矿工作，一年也难得回上一次家，每到月底，就会往家里寄钱来。这样，几乎每个月，阿芬就要到乡里的邮电所去一次，近几年，煤矿工人长了不少工资，寄回来的钱也相应地多一些，这让村里那些同样是半边户的人家羡慕不已。有时，人们就会说，阿芬娘的命真好，不但找了个吃“皇粮”的人，她还给阿芬爸生了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当地人把拿国家工资的人称为吃“皇粮”的，特别是实行了计划生育，有一个儿子是当地人千方百计都想的事，何况是儿女双全？阿芬有个哥十八岁，她十六岁，这一年，煤矿有文件，自己的子女可以有一个顶替名额，十八岁的哥哥就顶替父亲也到煤矿当上工人了。退休的父亲也没有回家来，而是在矿里重新找了个看门的工作，还能拿双份工资，家里就只阿芬和她娘，这样，两父子寄回来的钱就更多些了，当然让村里的人们羡慕不已了。

阿芬是这个小村公认长得最漂亮的一个，一头乌黑的长发，似乎从来就没剪过，一直垂到脚弯弯下，时而用一块花手巾束成一束，时而梳成两根粗辫子。特别是她那双眼睛，会说话一般，本来她家里的条件就要比当地人好一些，她的花衣服也比同年纪的姑娘多一些，打扮起来，和电影上的女演员没有一点区别，更为难得的是她还在乡里的中学读完了初中，懂得的知道的要比一般农村姑娘的多得多。十六岁就出落得如花似玉一般，提亲的人走了一波又一波，都被阿芬娘好言好语打发了。后来，人们才知道，阿芬早就和村里考起学校在外读书的家能好上了，阿芬这样的条件，要找一个吃“皇粮”的人，这本身也是雷打不动的事实，她和家能每个

月都要通上一封信，村里的人把她和家能放在一起看，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家能下半年就要毕业分配了，村里的那些大哥大嫂们时常和阿芬开玩笑说，就等着喝他们的喜酒了。

可是，阿芬近几天来，心情说什么也好不起来，她现在最想看到的就是富强大哥了，她不止一次梦到富强大哥就像以前那样，站在村口上大声喊着她的名字，让她去取信，但是，富强大哥这几天每次到了村口上，总是没有喊她，富强大哥是乡里的邮递员，有家能的信时，他就站在村口上，夸张地大声喊着阿芬，阿芬就从家里跑出来，迫不及待地拆开家能的来信，幸福的表情溢于言表，富强就会打趣说，妹子，喝喜酒时，可别把我忘了哟。

阿芬就会红着脸说，富强大哥，少了谁也不会少了你呀！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又是一个即将带来好收成的秋天。今年的收成好不好，从经过村口的农村汉子们的脸上就能看出来。这几年，政策好，稳定，人们都千方百计地往地里投，土地越种越肥，稻田里那金灿灿的稻子，没有多久就要成熟了，就等着去收割了。可是，阿芬在这个秋天里，却是那样的惶惶不安，富强大哥每天都会到小村来一趟，送报纸送那些出外打工的人们写回来的家信，阿芬这天没等富强大哥叫她，从家里走了出来，富强哥朝她摇了摇头，阿芬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立即变得暗淡无光，富强大哥知道，阿芬妹子现在最期待的是什么，关心地说，妹子，不急，说不定明天就有了，一到，我马上给你送来好不好？

阿芬就会朝富强大哥笑笑，平时，阿芬笑起来真好看，可是，她这时笑起来却有种种酸酸的样子。富强大哥知道，阿芬妹子现在最期待的是什么，他觉得现在朝阿芬摇头都是一件十分残忍的事。

过了几天，家能终于来信了。那是秋天的一个黄昏，正下着淅淅沥沥的雨，这雨从早上就下起来了，已下了整整一天，村里的人们为这雨正忧心如焚，这雨要是一直下不停，金灿灿的稻子在田里

就不能及时收进家来，就可能会在田里霉烂掉，阿芬从早上起来就坐在自己家的窗口边，从那里可以看到村口，也就是说可以第一个看到走进村来的富强大哥，经过一次次的失望后，她现在就只能坐在家里等富强大哥那大声武气的声音传来了。母亲一声连着一声的叹息就如外面正下着的雨一样，每一声都深深地刺痛着阿芬那颗等待的心。

阿芬娘知道，这几天来，孩子心里不痛快，她知道家能这个月没有给阿芬写信来，听家能家里的人说，这个月家能就分配了。过去几年，每当家能放假回到村里来时，看着他和阿芬出双入对，有说有笑的样子，她的心里也是甜甜的，她甚至不知道要怎样安慰自己的孩子，看着不停的雨，她在阿芬的背后说，说不定是刚分配工作，忙吧。

见阿芬没有反映，又说，家能是个自尊心强的孩子，刚开始工作，怕做不好，没时间写信也有可能呀。

阿芬就说，妈，你不要在这里唠唠叨叨的好不好？

阿芬娘就会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悄悄走开了。只是，她那不断的叹息声还会固执地钻进阿芬的耳朵里来。

这时，村口终于响起了富强大哥的声音，他说，阿芬妹子，快来，是家能的信，家能的信呀。

阿芬却没有听到，还是母亲走过来，摇了摇她说，芬儿，富强在村口喊你，有你信，快去拿呀。

阿芬这才如梦初醒，站起来就往村口跑，母亲在后面说，慢点，下雨，滑，不要摔着了。富强大哥说，妹子，可把你等惨了哟，快拿去看吧。

阿芬甚至忘记了要谢一声，打开信就看起来，这次家能的信不长，就一页纸，阿芬看得很专注，就连富强大哥走时和她道别的话都没听到。

那无声的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那封信从阿芬的手中慢慢滑落下来，飘到了雨地里，阿芬还是那样站着，还是看信的姿势，很久都没有动一下……

过去，阿芬会边看信边回到家里来。这时，站在堂屋里一直注视着阿芬的母亲看到阿芬站在雨里，远远看去，就如同泥塑一般，她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就从家里跑出来，就看到阿芬的泪水无声地一串串往下滑落，脸色死人般的白，她一把把孩子抱在怀里，说，芬儿，出了哪样事，你不要这样，你吓着我了呀……

阿芬扑到母亲的怀里，“哇”的一声，这才哭出声来。阿芬娘说，芬儿，告诉妈，出了哪样事了？

阿芬泣不成声地说，家能说，他要和城里的一个姑娘结婚了，他不要我了……

小河村的夜还是那样的平静，除了偶尔听到几声狗叫外，就再没有一点声音，阿芬早就睡了，可是，她哪里能入睡，家能不要她了，和城里的一个姑娘就要结婚了，她想这只不过是在做一个恶梦，家能哪会不要她呢？他的海誓山盟，他以前说的一切难道都是假的？

屋外面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告诉她，她不是在做梦，家能真的不要她了，串串泪水涌了出来，她把被子塞进嘴里，拼命使自己不至哭泣出声，这个平静的夜晚，对阿芬来说，却是那样的不平静。

二

家能的婚礼在当地来说是比较浓重的，阿芬想不到的是家能还要回村里来举办婚礼，这无疑又在阿芬的心上狠狠的刺了一刀，她不知道家能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绝情，似乎他们之间从来也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她恨他，这种恨变得越来越强烈。

让阿芬更想不到的是，当天，新婚的家能会找到她家里来。

阿芬娘在门口堵住了他，他说，他要见阿芬，要和阿芬说话，阿芬从窗口上看过去，家能的样子有点迫切。

阿芬娘说，这不是家能吗？县里来的大干部哟，你现在是新郎官，我们家阿芬有哪样好说的？你走吧。

家能的脸一阵红一阵白，阿芬看到这一切，对家能的恨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正在家能进退两难的时候，她出来了，说，家能哥，你有哪样话，就站在这说吧。

家能见了阿芬，有点激动，说，阿芬，我，我……

阿芬说，你不要说了，你回去吧。

家能说，阿芬，是我对不起你，你不要往心里去，你是一个好姑娘，我……我没办法呀。

阿芬打断家能的话说，你有哪样对不起我的？你现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是啊，阿芬也说不出家能有什么对不起她的，虽然他们有过海誓山盟，但那又能说明什么呢？阿芬只感到心里传来阵阵的刺痛，感觉到心里正汨汨的流血，就在白马河边，放假转来的家能和阿芬他们每天都会到这儿坐上一会，看着月亮升起来，看着月亮落下去，听白马河水叮咚的流淌声，听家能畅谈将来的理想，那天，正是一个月色如银的夜晚，家能一把搂住她就狂吻不停，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家能的那只手如魔鬼般地伸进她的衣服里，阿芬的血如白马河的水一样沸腾了，好不容易，她才用尽平生的力气推开了他，说，家能，不行，现在不行，等你娶了我才行呀。

家能极不情愿地坐到了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阿芬，我一定要娶你，我一定会娶你的。

此时家能的话让她一瞬间明白了，没办法，这就是新郎官家能迫不及待来找她要说的的一句话，没办法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受

了谁的胁迫不成？他似乎一下子看到了家能的虚伪，看到了家能心里那表里不一的东西，她失望地用手把门关上，再不想和家能说句话，甚至不想再多看家能一眼。

关上的门几乎碰上了家能的脸，家能说，阿芬，我还有话说，你先不要关门呀。

阿芬关上门时，她知道，对家能的心，就这样死了，她靠在了门上，家能在外边又说了些什么，她一句也没听到，泪水如断线的珠子，无声地固执地滑落下来……

阿芬和家能的事黄了以后，来阿芬家提亲的人就络绎不绝起来，后来，人们知道，阿芬非要嫁给一个吃“皇粮”的人不可，那些农村小伙子们也只能作罢。

到是在提亲人中，有一个人给阿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叫水根，初中毕业，人很聪明，很早就承包村里的一个山塘养起鱼来，发了点小财，在附近几个村都有一点名气，按说阿芬娘坚持要给阿芬找一个吃“皇粮”的人，就是为了她将来的生活不至于为生计奔波劳累，水根现在的收入要比县里那些坐机关没有油水可捞的人好得多，但还是让阿芬娘挡在了门外，之前，在乡场上，水根碰上阿芬，就和阿芬说，妹子，哪天想吃鱼了，给哥打声招呼，就给你送来了，保证新鲜哟。

阿芬没好气地说，我想吃了，不会自个儿去买？

水根也不生气，说，买的哪有我专为你送来的新鲜呀？

可是，经过提亲这事后，阿芬和水根再见面时，难免有点不自然，这天，他们又在乡场上碰上了，阿芬还发现水根似乎就在乡场的入口处等她一样。果不然，走近后，水根把她叫住了，说，妹子，和你说件事可以吗？

阿芬笑笑说，水根哥，哪样事呀，这样严肃的样子？

水根笑了，脸也红了起来，说，也没哪样事，想请你看场电影，

不知你给不给面子呀？

阿芬的脸也红了起来，在当地，谈恋爱的方式就是到乡场上的私人电影院里去看一场电影什么的，所以，阿芬的脸也不自然地红了起来，她摇摇头，说，我还有事，对不起了。

水根还是那样笑咪咪的，说，就看一场电影，有哪样呢？真不给面子？

阿芬说，水根哥，我真有事，不骗你，要不，下次有机会再说好不好？水根的样子有点失望，说，真有事？那就算啦，不过，妹子，我可没什么坏心眼，我把你当妹子看哩。

阿芬说，我知道，只是，我真有事，要不，看一场电影又有哪样呢？真对不起了。

水根又笑了，说，说好的啦，下次有机会可得给我说哟。那我走了，不影响你办事去。

水根走了，他的情绪有点低落，看着水根的背影，阿芬也有点失落了什么东西似的，不知为什么，她不知哪来的勇气，朝快要走远的水根喊道，水根哥，等等。水根站住了，回过头来，还是那副笑咪咪的样子，说，妹子，你想通了？

阿芬说，水根哥，你真想请我看电影？问出这句话，阿芬掩饰不住自己的淘气。

水根说，妹子，你不要耍我好不好？我可经不起打击呀。

阿芬说，水根哥，你是不是后悔了，有句话，你听说过吗？叫不看白不看，你可不许反悔哟。

水根还是不相信阿芬真会和他去看电影，说，真去？阿芬点点头说，走呀，你不是吝啬鬼吧？

走，不是说不清白不清吗？大喜过望的水根激动的说，走，听说今天的电影好看，叫什么《泰坦尼克号》，我马上去买票，你等着好不好？

阿芬说，好哩，我不会飞的。

就这样，阿芬第一次和一个男生在乡场上的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电影，水根还买了一些小吃进去，由于是第一次和一个男生看电影，阿芬的心神怎么也定不下来，什么内容一点也没看进去。倒是水根自进了电影院后，看电影的神情很专注，似乎真为看电影来了，走出电影院，水根真诚地说，谢谢你，妹子，以后，有哪样事，我水根鞍前马后，一定尽力。

阿芬说，水根哥，你请我看电影，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呀。

水根说，不要这样说，你能陪我看电影，我水根天大的面子，我水根没什么，就有点新鲜鱼，过两天，我给你送两条去。

阿芬说，水根哥，我想吃的时候，我会去找你的，你看，光顾说话，我的事还没办哩，回去要挨骂了，我走啦。

阿芬不等水根说什么，赶紧走开了，走了很远的阿芬回过头去，水根还站在原地，没有动一下，阿芬想，她和水根的缘分，也就到这了。

三个月后，阿芬就和乡里的一个干部结婚了，阿芬也从此过上了半边户的日子。

阿芬的男人叫大明，是乡里的武装干部，个子高高的，脸皮黑黑的，是个转业军人，大阿芬两岁。是乡里的妇联主席做媒，之前，阿芬是知道大明的，只是没有说过话而已，阿芬娘做主，很快就举办了婚礼。

在阿芬的大喜日子里，水根来了，带来了几十条新鲜的鱼，对阿芬说，妹子，不要拒绝我，就只当给乡亲们加道菜好不好？

水根的真诚让阿芬很是感动，说，水根哥，你对妹子真好呀。

水根说，有哪样呀，我把你当亲妹子啦。

那天晚上，水根喝了不少的酒，阿芬知道，水根是多么喜欢他，在他笑咪咪的脸上，是看不出什么的，但她清楚，水根为她嫁给大